

段干綸救魏戰國策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圍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勿救則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對曰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邯鄲拔而承魏之敝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

甘茂勸秦王聽弱者戰國策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為之柰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其懦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懦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

而制之

楚臣勸張旄殺靳尚戰國策

楚王將出張儀恐其敗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司馬喜致中山君疑弘戰國策

司馬喜使趙為邑襄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



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張良躡足前漢

韓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執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

陳湯矯制破虜前漢

陳湯字子公上書求使外國遣西域副效尉與甘延壽俱之

時郅支單于殺漢使谷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王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因發使者不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危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湯與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且其人剽悍好戰必為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插其城下攻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馬湯怒拔劍叱延壽曰大眾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漢胡合四萬餘人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兩道俱進未至單于城三十里上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



迎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  
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  
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  
明日前至郅支城都瀨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  
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  
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聞來百  
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  
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  
有所守穿塹塞門戶函楯為前戰弩為後叩射城中樓上人樓  
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  
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  
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

單于下騎使戰大內交過木城穿中人卻入上城乘  
明四面火起吏士大呼之鼓聲動地漢兵四面推函楯  
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  
單于被創死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國  
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  
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還元帝  
封延壽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加賜黃金百斤  
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

班超斬使後漢

班超為蘭臺令史坐事免顯宗時竇固以超為假司馬將兵擊  
匈奴有功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  
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使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



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其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

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千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操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

曹操間敵魏書

馬超韓遂叛曹操自將征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操用賈詡計為許之韓遂請操相見操與遂父同舉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



曹操歸首深藏 魏書

曹操為討袁譚時出渠水凍使民推冰以通船民憚役而亡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為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

晉景養士 晉書

司馬懿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長子師潛畫司馬昭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懿曰此子竟可也初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眾莫知所出也

衛瓘殺鄧艾 晉書

衛瓘字伯玉魏元帝時為討蜀將軍會之伐蜀也瓘以本

封拜會因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衛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懼為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瓘遣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

穆之密疏 南史

劉穆之字道和為宋武帝劉裕記室錄事參軍時揚州刺史王謐薨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刺史或欲令帝於丹徒領川以內事付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劉穆之言穆之偽如廁即密疏白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之曰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為守蕃臣邪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



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刀也若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  
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手出權道今若復它授便應受制於  
人一失於權無由可得公勿高勲重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  
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  
入輔

侯深臨機設變北史

侯深仕魏莊帝為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叛屯據  
薊城榮令深討樓配眾甚多或以為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  
所長若總大眾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屠張軍聲率數百  
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  
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伏縱令入城左右諫深曰我兵少不可  
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際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其

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遁走追禽之以功賜爵為侯

高歡謀集流兵北史

魏長廣王曄建明年初葛榮眾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  
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苜草竊不止余朱兆  
患之問計於高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  
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  
拔允時在坐請歡歡拳歐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  
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  
之兆以歡為誠遂以委焉歡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出宣言  
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於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  
門者絳中袍自稱梗撻驪子願屬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  
州市搭殺人者乃署為親信兵士素惡兆而樂歡於是莫不皆



至

高歡詭計北史

高歡魏長廣王建明元年封高歡為平陽郡王歡使劉貴請朱兆以并肆頻歲霜早隆之撫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土請人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况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為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贊歡金因諧紹宗與歡舊隙兆乃禁紹宗而催歡發歡乃自晉陽出雀口路逢朱榮妻鄉郡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四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

賜追令渡河而死不解其意因輒馬渡與歡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頸使斫斫已歡大笑曰自天柱斃昔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為兄弟

椿勝盡殺朱兆北史

斛斯椿魏孝莊帝時為陽曲縣公及節閔帝立以朱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世隆以正道世隆不悅欲害椿賴朱天光救得免及世隆度律與兆自相疑椿與賀拔勝和之兆執椿勝還營椿入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朱兆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今俱禽為難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齊神武及韓陵之敗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朱兆我等死無



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朱部曲盡殺之令弟元壽與張歡長孫承業顯智等襲世隆彦伯兄弟並斬於閭闔門外椿入洛縣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曰汝與余朱約為兄弟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神武及神武入洛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初至圍之不難勝曰彼有心於人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

劉昉姦數北史

劉昉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拔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位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

顏之儀並見親信乃帝不念召昉及之儀俱入臥內屬以後事帝失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又素奇隋文帝時文帝以后父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帝輔政帝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帝乃從之及帝為丞相以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帝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擾王且歸弟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以為信然遂從之文帝以昉有定策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

敬瑭勸明帝速行五代史

後唐莊宗時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明宗初欲自歸于天子明已所以不及者石敬瑭獻計曰豈有軍變於外上



將獨無事者乎且猶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願得騎兵三百先攻汴州夷門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驍騎三百渡黎陽為前鋒明宗遂入汴莊宗自洛後至不得入而兵皆潰去莊宗西還明宗以敬瑭為先鋒趙汜水且收其散卒莊宗遇弒明宗入立拜敬瑭保義軍節度使

徐溫召渥五代史

楊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為宣州觀察使右衛指揮使徐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若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六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笑曰大驚速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

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溫使乃行

趙普悟帝意

趙普仕太祖為宰相太宗時所武勝軍節度使出鎮邠州時狀禹錫趙鉉等告秦王趙匡胤將有陰謀竊發太宗召問普普言願備征軸以察姦變趙匡胤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之事辭甚切至太后感極召見慰諭俄拜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先是秦王廷美班在堂上至是普執舊再登无輔表乞居其下從之及洛陵事敗多遜南遷普之力也

君萬許獵斬首史

宋神宗時王君萬以殿侍為表鳳指使王韶開邊青唐大酋俞龍珂歸國獨別羌羣羅結不從經畧使韓絳期許將一月取之君萬許為獵者逐禽至其居相親狎與同獵乘間搥之墜馬



斬首馳歸以獻

石抹襲金元史

石抹也先勇心過人善騎射。智略元太祖起朔方命從太師國王木華黎取東京師過臨洮次高州木華黎令也先率千騎為先鋒也先曰兵貴奇勝何以多為謀知金人新易東京留守將至也先駕數騎邀而殺之懷其可受誅命至東京謂守門者曰我新留守也入據府中則吏列兵於城何謂吏以邊備對也先曰吾自朝廷來中外晏然奈何欲陳兵以動搖人心乎即命撤守備曰寇至在我無勞爾輩是夜下令易置其將佐部伍三日木華黎至入東京不費一矢得地數千里戶十萬八千兵十萬資糧器械山積降守臣宗谷虎等四十七人定城邑三十二金人喪其根本之地始議遷之河南歲乙亥移師圍北京城久

不下及城破將屠之也先曰王師拯人水火彼既降而復屠之則未下者人將死守天下何時定乎因以上聞赦之

機變

臨事機而能應變者

張丑脫燕戰國策

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去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也王欲得之令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殺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劓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陳平刺船前漢

陳平初事項羽為羽擊降殷紅河為都尉賜金三十鎰漢攻下殷



羽欲誅定慶者平懼乃封其命與楚使使歸羽而身間行杖劍  
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  
目之欲殺平平心恐迺解衣而需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迺止

王霸詭言水合

王霸從光武在薊時光武令王霸至市中募人以擊王郎市人  
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而歸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陸王  
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

可濟眾大懼光武令霸往  
水堅可渡官屬皆苦  
亦合本事數騎而水  
也霸謂曰此引公至也

光武謂霸曰

霸曰

朱暉給壁後漢

朱暉南陽宛人也為郡吏漢東平王蒼聞其賢而辟之甚禮敬  
焉正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壁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使傲  
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壁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  
暉望見少府主簿即往給之曰我數聞壁而未嘗見試請觀之  
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於蒼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  
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它壁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  
孰與蘭相如帝聞而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以暉為衛士  
令

備失匕著魏書

曹操嘗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  
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著時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



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於此也

賈詡假甥魏書

賈詡字文和少時人莫知曹操時唯漢陽閻忠謂詡有良平之  
奇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  
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  
段熲昔久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果不敢害與盟而  
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耳

曹操望梅止渴事文類聚

魏太祖操與軍士失道大渴而無水遂令曰前有梅林結子甘  
酸可以止渴士卒聞之皆口中出水遂得及泉源

虞翻不奔孫策之喪吳書

虞翻漢獻帝時出為富春長孫策薨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

恐鄰縣山民或有姦變遠委城廓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  
縣皆効之咸以安寧

宋興策馬晉書

晉元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觀之子也嗣位琅邪  
王時叔父東安王繇為成都王穎所害帝懼禍潛出穎先令諸  
關無得出貴人帝既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興後來以策  
鞭帝馬而哭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晉書穎吏乃聽過

王導制國用晉書

王導字茂弘晉成帝時為大司馬善於圖事雖無日用之益而  
歲計有餘時帑藏空虛雖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  
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競服之練遂踊貴  
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



謝莊之善對 南史

謝莊字希逸宋孝武帝時除侍中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莊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為知言

庾域封倉安衆 南史

庾域字司大少沈靜有名鄉曲梁文帝為郢州辟為主簿歎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長沙宣武王為梁州以為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退以功拜羽林監

楊素除舊法破虜 北史

楊素字處道隋入帝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

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陣騎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為天賜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達頭被重創而遁衆號哭而去

楊義臣驅驢牛破敵 北史

楊義臣隋煬帝嗣位漢王諒反時代州總管李景被諒將喬鍾葵所圍義臣時為朔州總管奉詔救之鍾葵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時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稍射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尅所從騎士退思恩為拔所殺



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  
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  
牛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礮谷間出其不  
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  
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以以為伏兵發因大潰縱擊破之

狄仁傑給廩縱盜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高宗時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  
擊盜黨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為患乃  
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  
宜

顏真卿斬子光以安眾唐書

顏真卿字清臣仕唐玄宗為平原太守時賊破東都遣段子光  
傳李愬盧弈將清首徇河北真卿畏眾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愬  
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它日結芻饋體歛而祭為位  
哭之

李崧偽書安眾五代史

李崧幼聰敏能文章唐莊宗時為鎮州參軍魏王繼岌與郭崇  
韜伐蜀以崧掌書記既破蜀劉皇后聽讒者言陰遣人之蜀教  
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岌曰王何為作此危事今遠  
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搖人情是召亂也繼岌  
曰吾亦晦之奈何崧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  
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

侯摯全師以還金史

侯摯字莘卿義宗天興元年為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東路



尚書省事以軍三千護送就舟張家渡行至封丘敵兵覺不能進諸將卒謀倒戈南奔留數騎衛執執知其謀遂下馬坐語諸將曰敵兵環視進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寧死於汝曹之手不忍為亂兵所蹂以辱君父之命諸將諾而止得全師以還聞者壯之

盧柔書翰隨機報答 事文類聚

後周中書監盧柔太祖引為行臺即對掌機密時汝穎之間多舉義來附書翰往返日餘百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

乖崖下馬三呼 事文類聚

張乖崖宋太祖時守城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令軍旅人閱始出眾遂蒿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眾不敢謹趙濟畏之龍圖乖崖孫婿也嘗以此事告韓魏公公

曰當是時某亦不敢措置

劉文裕偽許賊而擒賊 宋史

劉文裕字以寧太祖開寶四年起家補殿直八年權管雲騎負僚直預計江南中弩矢神色自若太宗在藩邸夕得親接太平興國二年擢為內弓箭庫副使秦隴巡檢有李飛雄者秦州節度判官若愚之子性兇險不為其家所容常往來京師魏博間與無賴惡少遊處縱酒蒲博為務以其父故盡知秦州倉庫所積及地形險易兵籍多少又其妻父張季英為同州翔蓋屋尉飛雄自京師往省之因乘季英馬詐為使者夜抵廐置呼卒索馬卒秉炬出迎飛雄以私市馬纓示之卒不能辨即授以馬一卒乘馬前導以巡邊為名因矯詔率巡驛殿直姚承遂至隴州率監軍供奉官王守定至吳山縣率縣尉盧贊皆從行先是秦州



內屬羌人為寇朝廷遣周承瑨田仁朗王侁梁崇勳韋韜馬知  
節及文裕領兵屯清水縣飛雄至稱制盡縛之承瑨等見姚承  
遂數輩同至不覺其詐仁朗獨號泣求詔書飛雄叱之低語謂  
文裕曰爾能與我同富貴否文裕覺其詐偽許之飛雄即命左  
右釋文裕縛文裕策馬前附耳語仁朗仁朗佯嘆嗚若卒中風  
眩狀飛雄共前視之又釋其縛仁朗奮起搏飛雄與文裕共擒  
之飛雄尚呼云田仁朗等謀反殺使者送秦州獄鞫得實飛雄  
承遂守定質坐要斬夷飛雄家補先與飛雄善者同舉等數輩  
悉棄市廐置卒亦夷其族因下詔中外臣庶之家子弟或有乖  
檢慎為鄉黨所知雖加戒勗曾不悛改者並許本家尊長具名  
聞州縣遣吏銅送闕下當配隸諸處敢有蔽匿不以名聞者異  
時醜狀彰露暮功已上悉以其罪罪之

德用杖副責卒 事文類聚

王德用宋太宗在定州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喧  
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  
自入倉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  
米乎叱從者杖專副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  
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亦喧譁如此欲求決配乎百拜流汗乃  
捨之倉中肅然

丁謂退虜 宋史

丁謂字謂之宋真宗時契丹犯河北帝幸瀋陽以丁謂知鄆州  
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提舉轉運兵馬巡檢事契丹深入民驚擾  
爭趨楊劉渡而舟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罪給舟人斬河上  
舟人懼民得悉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刃斗呼聲聞百



餘里契丹誘引去

高化取積木塞堤宋史

高化仁宗時遷天武右廂都指揮使蜀州團練使天聖六年夏大雨命護汴堤夜馳至城西堤欲壞督守兵負土不能遏時夏守恩方典軍積材木城隅化盡取以塞堤乃得無患仁宗嘉之

長卿定衆宋史

孫長卿字次公仁宗時通判河南府秋大雨軍營壞或言某衆將叛洛中謹然長卿馳諭之曰天雨敗屋廬未能葺汝輩豈有欲叛意得無有乘此動吾軍者邪惟首惡一人誅之留宿其所衆遂定詔汰三陵奉光卒汰者羣謀府下長卿矯制使還而具言不可汰之故朝廷為止

沈括矯制賞兵宋史

沈括字存中神宗時加龍圖閣學士朝廷以括為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為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歲敕書而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

趙葵一言定將士宋史

趙葵字南仲父方寧宗時為夔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為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發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伯勝決水元史



王伯勝為世祖所親幸命宿衛年十一廣穎巨鼻狀貌屹然至元二十五年從征乃顏以功授朝列大夫拱衛直都指揮使衛卒多市井無賴竄名宿衛及伯勝為指揮使乃盡募良家子弟易之五年扈從上都天久雨夜聞城西北有聲如戰聲然伯勝率衛卒百人出視之乃大水暴至立具斧鑿集土石壅壅以塞門分決壕隍以泄其勢至旦始定而民弗知丞相完澤以聞帝嘉之

## 權宜

從權行事合時宜者

宋均矯制後漢

宋均字叔庠漢光武時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會伏

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阨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病疾死者太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乘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還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

陶侃運船討賊晉書

陶侃字士行元帝時為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陳恢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皆破



蕭贖益城守備南史

宋順帝立徵晉熙王燮為撫軍揚州刺史以蕭贖為左衛將軍  
輔燮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贖以中流可以待敵即  
據益口城為戰守備高帝聞之曰此真我子也於益城掘塹得  
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于時城內乏水欲引水入城始鑿城內  
遇伏泉涌出如此者九處用之不竭

仲元擅除解圍金史

完顏仲元宣宗元光元年知鳳翔府事鳳翔被圍左監軍石益  
合喜來濟軍仲元讓合喜總兵事合喜曰公素得衆心不必以  
官位見讓仲元請身先士卒諭諸將曰凡有奇功者即承制  
超擢及危急乃輒注四品以下顏參謀等功未嘗受通速  
軍節度使國鮮奏請擅除拜之罪宣宗嘉其忠遂以仲元為

將沈毅有謀商渡後最稱名将云

安石餉兵宋史

陳安石字子堅仁宗時官軍西征時遣縣令佐督餉安石謂文  
吏畏怯武人邀功乃但取敢行者申約束以防眾潰曰事不豫  
警候其犯而誅之是罔民也王中正帥東師而西報安石持四  
十日糧而師駐白草平彌月安石深念曰吾頓兵益久而秦甲  
未至儻不足於食將以乏軍興罪我即擅發民再餼乃以聞李  
舜舉劾其專詔置獄於路安石自麟州會逮俄而他路餽糧多  
不繼神宗察其無罪赦之

劉正造符元史

劉正字清卿元世祖至元五年辟中書掾十四年分省上都會  
諸王昔里吉叛至居庸關守者告前有警急使姑退正曰職當



進而弗往後至者益怯矣馳出關至上都邊將請黃金符充戰賞主者告之中書檄工部造給之後帝以為欺罔欲詰治正曰軍賞貴速先造符印而後稟命豈不可乎帝釋之

天璋聽民南徙元史

卜天璋字君璋幼穎悟長負直氣讀書史識成敗大體世祖至元中為南京府史時河北饑民數萬人集河上欲南徙有詔令民復業勿渡眾洶洶不肯還天璋慮其生變勸總管張國寶聽其渡國寶從之遂以無事

### 權謀

任權數善謀略者

魏舒敗敵左傳

魯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出卒也將戰

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夫槩王大敗子常吳越春秋

魯昭公二十八年立吳王闔閭伐楚楚二師陣於柏舉闔閭之弟夫槩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不仁貪而少恩其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槩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以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大敗走奔鄭楚師大亂吳師乘之遂破楚眾

孝公悅鞅強國術史記

衛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備繆公之業東復侵



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  
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  
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  
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  
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  
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  
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  
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  
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  
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  
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  
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衛鞅勸公獨斷史記

秦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  
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  
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  
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  
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

衛鞅伏甲襲卬史記

秦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  
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  
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  
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  
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



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

宋兵助梁無怨於趙

戰國策

梁惠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經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恐危杜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惠施為魏謀齊戰國策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魏惠王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固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闕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



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蘇秦辱儀而陰奉給史記

張儀與蘇秦俱學於鬼谷先生蘇秦已說趙武靈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

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

張儀求去秦之梁史記

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柰何對曰為秦社稷計



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  
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而  
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  
出兵函谷而母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藉此王業也  
秦王以為然乃具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

惠施致楚王郊迎戰國策

魏哀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  
楚王聞之施因令之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  
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犀首敵厲義渠君史記

犀首名衍姓公孫氏魏哀公時為相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  
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

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撥焚析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弊事乃  
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  
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  
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  
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  
相印為約長

樓緩勸魏交制秦楚 戰國策

秦昭王欲與魏哀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  
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

應侯勸秦用金破從戰國策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  
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



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母相與鬪者投之一骨競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庶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睢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

尉繚說秦用閻亂其謀史記

秦始皇十年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弱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滑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母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

曹操列騎懼賊魏書

曹操獻帝時為丞相馬超韓遂等叛操督兵討之追及渭南遂與操交馬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操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為木行馬以為防遏公然之賊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陣精光耀日賊益震懼

顧榮謀平陳敏晉書

顧榮惠帝時見洛陽兵亂遂還吳屬廣陵相陳敏反據數州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榮說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將軍帶甲數萬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引諸豪委任之仍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和於卓曰若江東可濟當共成之敏既常才政令反覆其敗必矣事敗之日使



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乃與周玘紀瞻同謀起兵攻敏榮發橋欵舟南岸敏率萬人出不得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亂卒平敏

溫嶠推獎錢鳳晉書

溫嶠有棟梁之任元帝親倚之甚為王敦所忌因請為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數諫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為設敬綜其府事于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楊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子矣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嶠誰可作者嶠曰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從

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為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版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

朱序唱敗晉書

朱序孝武帝時守襄陽城陷沒入苻堅堅南侵謝石率眾拒之堅大兵尚在項先遣序說石稱已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眾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眾小却序時在軍後唱云堅敗眾遂大奔序乃得歸晉

敬兒襲攸之南史

張敬兒仕宋明帝為雍州刺史及蒼梧王昱廢敬兒疑沈攸之當因此起兵遂密問其迹攸之後寄敬兒馬燈一隻敬兒乃為



備繼而攸之又遣使報敬兒勞接周至為設食訖列仗於聽事前斬之集部曲言當襲江陵就遣告變使至大尉蕭道成大喜進號鎮軍將軍改督攸之至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見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千萬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人送首荊州敬兒乃送建鄴進爵為公

裴矩請殺宇文公主北史

裴矩字弘大隋文帝時以功賜爵開喜縣公遷內史侍郎時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女由是數為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上從之意如其言公主見殺

**謀斷**

有謀畧而能果斷者

子貢識微善斷史記

子貢之晉見晉定公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柰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

館豎子止卞莊刺虎史記

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



莊子以為然立頃之有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

主父偃誓直言史記

武帝時或說主父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彘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曹操善用兵法魏書

曹操獻帝時為丞相因馬超等叛屯潼關操會戰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韓遂馬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河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

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荅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眾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

傅巽決策勸劉琮降操魏書

劉表卒曹操軍至蒯越韓嵩傅巽等說琮歸操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巽對曰逆順有大體疆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



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

啖青廢衛平立苻登晉書

前秦苻丕時枹罕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沉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為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眾將青為諸軍決之眾以為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衛公朽老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

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貳已者眾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為帥遣使於丕請命丕以登為征西大將軍

張邵斷檀祗不動南史

張邵字茂宗宋武帝以邵補錄事參軍轉號中軍遷詔議參軍領記室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輒率眾至滁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慮其為變議欲遣軍邵曰檀詔據中流道濟為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必無患也祗果不動

宗雄料城必克金史

宗雄金之宗室也太祖時授世襲千戶西京既降復叛時糧餉垂盡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若委而去之則降者離心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矣乃立重賞以激士心既而夜中



有火大有斗墜于城中宗雄曰此城破之象也及克西京賜宗  
雄黃金百兩衣十襲及奴婢等

李懷忠論地利宋史

李懷忠太祖掌禁兵時謀帳下為散都頭開寶中從太祖征晉  
陽累月未下會盛暑欲班師以休息士卒懷忠謂賊嬰孤城內  
無儲峙外無援兵其勢危困若急攻之破在旦夕臣願奮銳為  
士卒先會太熱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力疾戰益奮還授日騎左  
右廂都指揮使上幸西京愛其地形勢得天下中正有留都之  
意懷忠乘間進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禁衛  
數十萬人仰給於此帑藏重兵皆在焉根本安固已久一旦遽  
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上嘉納之

曹翰知勇無懼宋史

曹翰遷桂州觀察使判潁州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  
為攻城南面都部署與崔彥進李漢瓊劉遇三節度分部攻城  
翰攻東北而劉遇攻西北與劉繼元直城尤險固遇欲與翰易  
處翰言觀察使班次下當都東北遇堅欲易之數日不決上慮  
諸將不協遣諭翰曰卿智勇無雙西北面非卿不能當也翰乃  
奉詔築土山瞰城中數日而就繼元甚恐軍中之水城西十餘  
里谷中有娘子廟翰往禱之穿渠得水人馬以給又從征幽州  
率所部攻城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  
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接將至不可進拔之象况蟹者解也其班  
師乎已而果驗

寇準斷定歲幣罷兵宋史

寇準字平仲宋貞宗景德元年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帝



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  
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  
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

寇準請親征宋史

契丹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寇準不發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  
聞真宗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  
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  
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  
方畧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叅知政事王欽若  
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  
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  
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

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  
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邪遂請帝幸澶  
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  
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懈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  
勁兵屯中山以扼其方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  
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  
出遇高瓊於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  
人願効死進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  
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  
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  
惟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奏準  
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



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  
何為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詠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  
持十餘日其統軍捷覽出督戰時威虎軍頭張環守床子弩弩  
撼機發矢中捷覽額捷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者來  
請益堅帝特許之準欲遣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  
不絕而已有謠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

沈括斬叛宋史

沈括字存中知延州至鎮威聲雄他府詔神宗事機軍政皆得  
專之蕃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時种諤師次五原  
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  
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師得奔者數十問曰副都總  
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為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

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  
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斬以徇絰數日神宗使內侍劉惟簡來  
詰叛者具以對

太祖克破乃蠻元史

乃蠻部長太陽罕心思太祖之能遣使謀於白達達部主阿刺  
忽思曰吾聞東方有稱帝者天無二日民豈有二王邪君能益  
吾右翼吾將奪其弘矢也阿刺忽思即以是謀報帝居無何舉  
部來歸歲甲子太祖大會於帖麥該川議伐乃蠻群臣以方春  
馬瘦宜俟秋高為言皇弟幹赤斤曰事所當為斷之在早何可  
以馬瘦為辭別里古台亦曰乃蠻欲奪我弘矢是小我也我輩  
義當同死彼恃其國大而言誇苟乘其不備而攻之功當可成  
也帝悅曰以此衆戰何憂不勝遂進兵伐乃蠻駐兵於建武該



山先遣虎必來哲別二人為前鋒太陽罕至自按臺營於沆海  
山與蔑里乞部長脫脫克烈部長阿憐太石猥刺部長忽都花  
別吉暨禿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合兵勢頗盛時我  
隊中羸馬有驚入乃蠻營中者太陽罕見之與眾謀曰蒙古之  
馬瘦弱如此今當誘其深入然後戰而擒之其將火力速八赤  
對曰先王戰伐勇進不問馬尾人背不使敵人見之今為此遷  
延之計得非心中有所懼乎苟懼之何不令后妃來統軍也太  
陽罕怒即躍馬索戰帝以哈散兒主中軍時札木合從太陽罕  
來見帝軍容整肅謂左右曰乃蠻初舉兵視蒙古軍若粘糑羔  
兒意謂蹄皮亦不留今吾觀其氣勢殆非往時矣遂引所部兵  
遁去是日帝興乃蠻軍大戰至晡禽殺太陽罕諸部軍一時皆  
潰夜走絕險墜崖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餘眾悉降

希尹擊賊元史

與敦希尹與敦世英少子也中統三年李壇叛濟南世祖命丞  
相史天澤討之希尹謁天澤面陳利害願擊賊自効試其騎射  
壯之命充真定路行軍千戶與賊戰矢無虛發賊敗走入城中  
諸王哈必赤嘗銀五十兩希尹請築外城圍之深溝高壘俟其  
糧絕不戰而坐待其困天澤從之壇既就擒

李庭縛賊元史

李庭小字勞山世祖至元六年以材武選隸軍籍權管軍千戶  
繼以父歿歸益都召拜中書左丞司農卿不赴二十四年宗王  
乃顏叛驛召至上都統諸衛漢軍從世祖親征塔不台金家奴  
來拒戰眾號十萬帝親麾諸軍圍之庭調阿速軍繼進流矢中  
胷貫喉褫創復戰帝遣止之乃已令軍中倫百弩俟敵列陣百



弩齊發乃不復出帝問庭彼今夜當何如庭奏必遁去乃引壯士十人持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相殺潰散帝問何以知之庭曰其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在後是以知其將遁帝大喜賜以金鞍良馬庭奏若得漢軍二萬從臣便宜用之乃顏可擒也帝難之命與月兒魯蒙古軍並進遂縛乃顏以獻

### 智謀

能用智計謀度事者

啓彊給魯還弓左傳

魯昭公七年公如楚楚子專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侮之遂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二鄰慎守

實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厨人濮敗華氏左傳

魯昭公二十一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師公子若維偃州負華登師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陶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齊景公聽晏子智殺三士春秋

齊景公有勇士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恃功恣行公患之晏子勸景公餽之二桃曰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持楯而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杖兵而禦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濟河龍銜左騶以入砥柱之流吾逆而百步順流九里得奮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

子貢陰折田常史記

齊簡公時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絕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

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



馮睢智殺宮他戰國策

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馮使人操金與書間遺他曰告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侯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侯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他

趙奢用許歷之謀史記

廉頗趙之良將也秦伐韓軍於閑與趙惠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勅兵武安屋瓦盡振

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閑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閑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索隱曰當為戰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閑與之圍而歸

田單以鐵籠得脫史記

田單齊湣王時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



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傳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

子房勸漢王分地滅楚新序

漢高祖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柰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已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

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集會遂破楚軍于垓下追項王於淮津二君之功張子房之謀也

陳平傀儡給關氏事文類聚

陳平漢高祖七年為復軍中尉封戶牖侯從帝距匈奴至平城為匈奴所圍其城一面即骨頓妻關氏兵強於三面陳平訪知關氏妬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間關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遂退軍史家但云祕計鄙其策下耳後翻為戲其引歌舞者白郭郎髡髮善譁笑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

董昭作檄斬賊魏書

董昭字公仁獻帝時舉孝廉除癭陶長桓人令素紹以為參軍事紹送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強皆欲屬瓚紹聞之使紹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



消衆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為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侯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按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

文聘使孫權致疑而去魏書

文聘字仲業漢獻帝時曹操以聘為江夏太守時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

遂不敢攻而去

荀彧設法而斬叛魏書

荀彧字文若獻帝時以曹操為司馬操征陶謙任殘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彧曰呂將軍來助荀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彧知邈為亂即勤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操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

張特緩師全城魏書

張特字子產魏齊王芳時領牙門給事諸葛誕誕不以為能也欲遣還護軍會母丘險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



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為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頭之於是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

吳人設疑城退敵 吳書

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束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馬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其憚之遂退軍

張嶷設詐斬賊蜀書

張嶷字伯岐先主定蜀召為從事後主建興五年丞相諸葛亮北主漢中廣漢絲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烏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

李恢給蠻破敵蜀書

李恢字德昂仕先主領交州刺史先主薨高定恣駐於越雋雅闔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梓潼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按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眾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紹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鄰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



信之故圍守急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  
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

諸葛亮伏兵退魏蜀書

諸葛亮蜀後主時為丞相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  
守城晉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  
六十里所偵候白懿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垂至已  
與相偏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  
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  
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洒懿嘗謂亮特重而慢見勢弱疑其有  
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  
懿必謂吾怯將有懼伏猶山走矣侯邏還白如亮所言

吳書

吳孫權遣將軍賀齊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惡當交山賊  
劍不得拔弓短了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將軍長情有思乃  
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蠱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  
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  
勁木白楮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楮波山賊恃其有  
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楮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  
擊殺萬計

賀齊緣險破賊吳書

賀齊孫權時遷歲武中郎將討丹陽黠歛時武彊葉鄉東陽豐  
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歛賊師金奇萬戶屯  
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黠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  
山林歷山四面壁立萬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



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  
輕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為緣道  
夜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接下人得上百數十人四面流布俱鳴  
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各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  
惑亂不知所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眾大軍因是得上大破  
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

陸騰設樂懈賊北史

陸騰字顯聖後魏孝武西遷留鄴為陽城郡守文帝大統九年  
魏軍東討陽城被執宇文泰釋之曰卿可謂不肯本也累進位  
驃騎大將軍轉江州刺史進爵上庸縣公陵州木籠獠恃險每  
行抄劫詔騰討之獠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  
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

小騰知其無備遂縱兵討擊盡殺破之

永業陽設馬槽退敵北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北齊後主武平中除河陽道行臺洛州刺史  
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達官作何行勅周人  
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忿忿故不出看乃  
通夜辦馬槽一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至乃去

張亮智釣火船事文類聚

北齊張亮為行臺左丞高仲密之叛也與斛律金守河陽周太  
祖於上流放火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皆載長鑠鑠頭  
施鈎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鈎鈎之分鑠向岸船不得及橋之  
獲全亮之力也

考寬作諛歌智殺明月北史



韋叔裕字孝寬周明帝時位柱國齊人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  
遂築城守之齊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月至  
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  
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彼圖取償安在且若輔翼  
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連禍  
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烟火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尸暴骨苟貪尋  
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為君不取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  
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  
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檣樹不扶自豎  
今謀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郭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明月竟以  
此誅

柴紹彈琵琶破虜唐書

柴紹字嗣昌幼澄悍有武力以任俠聞仕唐高祖尚平陽公  
累功遷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党項寇邊救紹討之虜捷馬射  
紹軍矢如雨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  
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斬首五百級

李孝恭縱船給敵唐書

河間元王李孝恭少沈敏有識量唐高祖時為荆湘道總管統  
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蕭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  
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  
地險士衆若識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取用之  
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船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  
返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  
銑內外阻絕遂降



從周詐避斬瑾兵五代史

葛從周字通美唐昭宗時朱全忠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

叔琮牧馬退敵五代史

氏叔琮梁太祖時為梁騎兵伍長從擊黃巢陳許有功太祖伊將後院馬軍太祖下河中取晉降晉王致書求成梁以其書詞婦乃遣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久之糧盡而還晉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為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太驚以為有伏兵乃退屯于蒲

建塘分兵擊敗梁軍五代史

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通濟州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史建塘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疆存審扼下博橋建塘分其麾下五百騎為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塘率百騎為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舊縣人追擊之梁軍弃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

蘇章輕舟破楚人五代史

南漢劉龔時楚人以舟師攻封州封州兵敗於賀江龔懼遣將



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索沈賀江中為巨輪於岸上築堤以隱之因輕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巨輪挽索鎖楚舟以彊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

馬福觸鈴潛入取號五代史

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吳越主錢鏐遣其弟鋸鏢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鈴擊網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遽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之

曹翰慮劫兵為叛宋史

曹翰少為郡小吏好使氣陵人不為鄉里所譽乾祐初周太祖鎮鄴與語奇之以隸世宗帳下世宗鎮澶淵署為牙校入尹開

封留翰在鎮會太祖寢疾翰不俟召歸見世宗密謂曰主上不豫王為冢嗣不侍醫藥而決事於外廷失天下望世宗悟即入侍以府事屬翰總決及世宗即位補供奉官從征高平參豫謀畫尋遷樞密承旨護塞決河世宗征淮南留銀甲千數在正陽既而得降卒八百部送歸京師時翰適從京師過正陽十數里許遇之慮劫兵器為叛矯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悅翰曰賊以困歸我非心服也所得器甲盡在正陽苟為所劫是復生一淮南矣世宗善之

樊若水造浮梁勝李煜宋史

樊若水詣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太祖遣高品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緝自荆渚而下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工匠營之議者以為古



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渡江若履平地南唐主煜初聞朝廷作浮梁語其臣張洎洎對曰載籍已來長江無為梁之害煜曰吾亦以為見慮耳王師渡江煜委兵柄於皇甫繼勳委機事於陳喬張洎又以徐溫諸孫元構等為傳詔每軍書告急多不時通八年春王師傳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知為近習所蔽遂殺繼勳召朱令質於上江令連巨筏載甲士數萬人順流而下將斷浮梁朱至為劉遇所破又募勇士五千餘人謀襲官軍皆素不習戰以暮夜人乘一炬來攻襲北營宋師縱其至擊之殲焉獲其將師悉佩符印

翟守素破梅山洞蠻宋史

翟守素太宗時遷客省使領憲州宋史太平興國二年秋

洞蠻恃險叛命詔遣守素率諸州屯兵往擊之值霖雨彌旬弓弩解弛不堪用明日將接戰守素一夕令削木為弩及旦賊奄至交射之賊遂敗乘勝逐北盡平其巢穴

李重貴善對宋史

李重貴姿狀雄偉善射少事壽帥王審琦頗見親信以甥妻之補合流鎮有群盜以其尚少謀夜入劫鈔重貴知之即築柵課民習射盜聞之潰去太宗至道二年出為衛州團練使未行會命將五路討李繼遷以重貴為麟府州濁輪若路都部署得對便殿因言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畜牧無定居便戰鬪利則進不利則走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太盛不來接戰且謀遠遁欲追則人馬乏食將守則地無堅壘賊既未平臣輩何顏以見陛下太宗善之出御劍以賜